

# 莊子天下篇淺說

陳啓天

按天下篇乃取篇首二字名篇，無義。本篇主旨在評述先秦諸子學說，精要而平允。首段、總論內聖外王之道，分化為百家之學，而隱含推崇儒家之意。次段以下，分論：(一)墨翟、禽滑釐，(二)宋鉞、尹文，(三)彭蒙、田駢、慎到，(四)關尹、老聃，(五)莊周，(六)惠施、公孫龍，而特別推崇莊子。

自來學者以本篇為莊子後序，非莊周莫能為。亦有提出疑義者，如清人林雲銘之莊子因，近人胡適之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，葉國慶之莊子研究，譚戒甫之現存莊子天下篇的研究，以及嚴靈峯之莊子新編均是。本篇究為何人所作，尚無確證可以指實。如謂為戰國末期莊子後學所作，庶乎近之。

本篇淺說，乃綜合諸家考證，並酌參己見而成，以求便於初學。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九月脫稿，時年八十一。

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。

古之所謂道術者，果惡乎在？曰：無乎不在。

曰：神何由降，明何由出？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。(一)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。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。不離於真，謂之至人。以天為宗，以德為本，以道為門，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。以仁為恩，以義為理，以禮為行，以樂為和，薰然慈仁，謂之君子。以法為分，以名為表，以參為驗，以稽為決。其數，一、二、三、四是也。百官以此相齒。以事為常，以衣食為主，蕃息畜養為意。老弱孤寡皆有以養，民之理也。(二)古之人，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。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。六通四闢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尚多有之。其在於詩書禮樂者，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詩以道志，書以道事，禮以道行，樂以道和，易以道陰陽，春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

時或稱而道之。(三)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官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偏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內聖外王之道，闡而大明，鬱而不發。天下之人，各為其所欲焉，以自為方。悲夫，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為天下裂！

校釋

(一)天下、猶今言世界。治、猶今言研究。方術、與下文道術對言，謂分科之學，或一曲之學。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，謂世界研究分科之學者甚多，皆以其所有之學為至高無上也。道術、謂全體之道，即內聖外王之道。惡、讀為烏，猶何也。果惡乎在，謂道術究竟何所在也。曰字，為

自問自答之詞。無乎不在，謂道術無所不在也。神何由降，明何由出，謂人心之神明由何而出也。聖字上、省略答曰之曰字。一、指全體之道。聖有所生，王有所成，皆原於一，謂聖王能有神明而成為聖王者，皆本於全體之道也。人能體悟全體之道，始有神明而成為聖王，否則無由產生神明矣。

(二)不離於宗，謂之天人，謂聖人不違反自然之道，可名為天人。不離於精，謂之神人，謂聖人不違反精純之道，可名為神人。不離於真，謂之至人，謂聖人不違反純真之道，可名為至人。兆、猶言見也，驗也。兆於變化，謂之聖人，謂純真之精神，見於無窮之變化中而仍不爽者，可名為聖人。按道家所謂天人、神人、至人與聖人四者，名雖異而實相同也。以仁為恩，謂以仁愛待人也。以義為理，謂以義理應事也。以禮為行，謂以禮行身也。以樂為和，謂以樂和衆也。薰然、

果惡乎在，謂道術究竟何所在也。曰字，為

果惡乎在，謂道術究竟何所在也。曰字，為

熱情貌。薰然慈仁，謂之君子，謂仁慈之熱情，誠於中而形於外者，可名為儒家之君子。以法為分，謂以法制定百官之職分也。以名為表，謂以名號定百官之標誌也。以參為驗，以稽為決，謂百官之治事，須多方證驗，按實稽考也。其數、謂制度之等級。其數、一、二、三、四是也，百官以此相齒，謂百官按照制度一、二、三、四之第級而依次序列也。以事為常，謂百官以治事為常職也。以衣食為主，謂百官所治之事，以人民之衣食為首要也。蓄息、謂生產。畜、通蓄。蓄藏、謂儲藏。為意二字、原在孤寡下，茲依蔣錫昌說乙。蓄息蓄藏為意、謂注意生產與儲藏，以備災荒也。理、猶言治也。老弱孤寡，皆有以養，民之理也，謂老弱孤寡皆能養生送死，則民治矣。自「以法為分」至「民之理也」，似兼言法家治國之法，與儒家治國之禮。

(三)古之人，其備乎，謂古聖人之德全備也。醇、章炳麟云：「借為準。」按配、猶言如也。準、亦猶言如也。配神明，準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謂古聖人之德，如神之靈明，如天地之廣大，而能生長萬物，協和天下，溥利人民也。本數、謂制度之基本。末度、謂制度之細節。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，謂聖人兼明制度之基本及其相關之細節也。六通四闢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，謂大道之運行，上下四方無所不在，小大精粗無物不在也。明、猶言見也。數度、謂

制度。舊法、謂傳統之法。史、謂史官之記事。古代記事之史官，父子相傳，故稱為世傳之史。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史，尚多有之，謂在傳統之法與世傳之史中，尚多有制度可見也。詩、書、禮、樂、謂我國古代四種經典。鄒、為孔子父叔梁紇所封邑名，亦為孟子出生地。魯、為孔子所屬國名。鄒魯之士，謂孔子以後之儒士。摺紳先生，謂揮芻帶間之官吏。鄒魯之士，摺紳先生，多能明之，謂鄒魯儒士之服官服者，多能闡明詩書禮樂之理也。道、猶言也。詩以道志，謂詩經所言者為情意。書以道事，謂書經所言者為史事。禮以道行，謂禮經所言者為禮儀。樂以道和，謂樂經所言者為和聲。易以道陰陽，謂易經所言者為陰陽之消長。春秋以道名分，謂春秋經所言者為人倫之名分。上文只言詩書禮樂，而此釋及易與春秋。故馬叙倫謂「詩以道志以下六句，疑古注文，傳寫者譌為正文。」其、指詩書禮樂。數、謂制度。天下、統言中國與四夷。中國、古代專指諸夏。其數散於四夷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，謂詩書禮樂制度設施於中國而流散於四夷者，諸子百家時或稱述之。

(四)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謂戰國時代世界大亂，諸子不明大道，所見各不相同也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謂諸子多以明於一偏之見而自喜也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，謂諸子之說，如耳目鼻

口各有所明，而不能相通也。百官、原作百家，茲依古鈔卷子本改正。衆技、謂百工。猶百官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謂諸子之說，如百官與百工，各有所長，而時有所用也。雖然，不該不偏，一曲之士也，謂諸子雖各有所長，時有所用，然其所見，偏而不全，不過一孔之士耳。判、析、察三字、高亨云：「皆割裂之義，察借為殺。」寡、鮮也。稱、讀去聲，適合也。容、容狀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，謂百家割裂天地之完美、萬物之道理與古聖人之全德，則鮮能具備天地之完美，而適合神明之容狀也。內聖外王之道，謂內足修身以成聖，外足經世以成王之大道，即體用兼備之學也。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謂大道晦闇而不彰明，鬱滯而不發展也。方、即指上文之方術。天下之人，各為其所欲焉，以自為方，謂諸子各為其所喜，而自建一偏之方術也。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，謂諸子各趨極端而不知返，則必不相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謂古聖人以後之學者，即指戰國諸子。道術之演進，由純而雜，由全而分。古聖人能見純全之道術，而後世學者則割裂純全之道術，只知雜分之方術，故莊子悲之。

不侈於後世，不靡於萬物，不暉於數度，以繩墨自矯，而備世之急。古之道術，有在於是者，墨翟、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。為之大過，已之大順。作為非樂，命之曰節用。生不歌，死無服

。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，其道不怒。又好學而博，不異，不與先王同，毀古之禮樂。(一)黃帝有咸池，堯有大章，舜有大韶，禹有大夏，湯有大濩，文王有辟雍之樂，武王周公作武。古之喪禮，賤有儀，上下有等。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。今墨子獨生不歌，死不服，桐棺三寸而無槨，以為法式。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。以此自行，恐不愛己。未敗墨子道。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。其道大毅，使人憂，使人悲。其行難為也，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。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。墨子雖能獨任，奈天下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(二)墨子稱道曰：「昔禹之湮洪水，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，名川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。禹親操橐耜，而九雜天下之川，腓無胈，脛無毛，沐甚雨，櫛疾風，置萬國。禹，大聖也，而形勞天下也如此。」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，以跣躡為服。日夜不休，以自苦為極。曰：「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謂墨。」(三)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，苦獲、巴齒、鄧陵子之屬，俱誦墨經，而倍譎不同，相謂別墨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質，以綺偶不侔之辭相應。以巨子為聖人，皆願為之尸，冀得為其後世，至今不決。(四)墨翟禽滑釐之意，則其行則非也。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下也。雖然，墨子真天下之好也，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！(四)

校釋

(一)侈，奢侈。後世，謂身後。不侈於後世，謂節葬。靡、侈靡，猶言浪費。萬物，謂財用。不靡於萬物，謂節用。暉、同輝，光輝也。數度，謂禮樂制度。不暉於數度，謂非樂也。以繩墨自矯，而備世之急，謂以苦行自勵，而備世之急難也。是、猶此也，指上文五句而言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謂古代有以節葬、節用、非樂、苦行、救世為道術者。墨翟、姓墨，名翟，魯人，後孔子，為墨家之祖師，其學說詳見墨子書。禽滑釐、墨子弟子。聞其風而說之，謂墨翟禽滑釐聞古代節葬、節用、非樂、苦行，救世之風尚而悅之。大讀為太。已、止也，猶言禁也。順、與慎通，猶言謹也，嚴也。為之太過，已之太順，謂墨子依照此等風尚做得太過，禁得太嚴也。作為非樂，命之曰節用。陸德明云：「非樂、節用，墨子二篇名。」馬叙倫云：「按墨子雖有此二篇，檢此文義，乃汜言耳。」故依馬說，此文可解為墨子所以主張非樂，乃求節用也。生不歌，死無服，謂生者不唱輓歌，死者不斂衣衾。汜愛兼利、為墨子之一種重要主張，詳見墨子兼愛篇。非鬪、亦為墨子之一種重要主張，詳見墨子非攻篇。其道不怒，謂墨子之道，向往和平，而無怒意也。博、猶言求也。不異、宜從郭注屬上讀。又好學而博不異，謂墨子又好學而求上下無差等。不與先王同，謂墨子上下無差等之說，與先王有差等之禮不同也。毀古之禮樂，謂墨子毀棄有差等之古禮樂

也。(二)咸池、大章、大韶、大夏、大濩、辟雍之樂，及武，均為古帝王樂章名。古之喪禮，賤有儀，上下有等，謂古喪禮因上下貴賤有差等也。天子棺槨七重，諸侯五重，大夫三重，士再重，謂棺槨之重數，因爵位而不同也。法式，謂墨子所定喪禮，為生者不唱輓歌，死者不斂衣衾，桐棺三寸而無槨而已。墨子主張節葬，故其法式如此簡單。以此教人，恐不愛人，謂以此法式教人，恐非愛人之道。以此自行，恐不愛己，謂以此法式自行，亦恐非自愛之道。未敗墨子道，謂簡單如此之喪禮，並未敗壞墨子之道。雖然，歌而非歌，哭而非哭，樂而非樂，是果類乎？猶言此法式雖未敗壞墨子之道，然臨喪當唱輓歌而不歌，當哀哭而不哭，當奏樂而不奏樂，此真合理乎？類字、義與不倫不類相反，故可以合理釋之。其生也勤，其死也薄，謂墨子生則勤勞，死則薄葬也。大讀為太。毅、音斛，薄也。其道大毅，使人憂，使人悲，謂墨子生則勤勞，死則薄葬之道太苦，只能使人憂而悲也。其行難為也，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，謂聖人之道須人人易行，而墨道則苦行難為，故不可為聖人之道也。反天下之心，天下不堪，謂墨子苦行，違友天下好樂惡苦之人心，則天下不能忍受矣。墨子雖能獨任，奈天下何，謂墨子本人雖能苦行，無奈天下不能相從何！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，謂墨子之道，既違反天下之人心

，則不能成爲天下向往之王矣。

(白) 溼、音烟。溼洪水、防堵洪水也。決江河、疏導江河也。通四夷九州、謂使江河通流於四夷九州也。中國古分爲九州，故九州亦指中國。名川、原作名山，茲依俞樾考證改正。名川、大川也。支川、大川之支流。名川三百，支川三千，小者無數，總言中國大小河川之多也。操、持也。橐、音託，盛土之囊。粗、音似，起土之器。九、同鳩，聚也。九雜天下之川，謂聚合天下之水於河川也。腓音肥。腓、音拔。腓無肢，脛無毛，謂禹治水勞苦，致小腿後部無白肉，小腿亦無毛也。沐甚雨，櫛疾風，謂冒犯大雨大風也。萬國、泛指禹時散居天下之一切部落。置萬國，謂禹平洪水以後，一切部落始得安居也。形勞天下也如此，謂禹爲天下治水而身體勞苦如此也。墨者、信仰墨道之人。褐、粗布，賤者之衣。跂、同履，木屐也。躡、同屨，麻鞋也。此句謂墨子使信仰墨道之人，多衣羊裘粗布，穿木屐麻鞋，日夜不休，而以自苦爲極則也。曰、墨子曰。不能如此，非禹之道也，不足謂墨，謂不能如此，則非禹之道，不足稱爲墨也。

(四) 相里勤、姓相里，名勤，蓋北方之墨者。五、同伍。伍侯、人姓名，蓋即相里勤之弟子，亦墨者。徒、與屬同義，猶言輩也。伍侯之徒，謂伍侯之輩也。苦獲、已齒、鄧陵子、三人名，均爲南方墨者。已、原作己，茲從馬叙倫說改爲辰巳之巳，姓也。墨經、晉

書魯勝墨辯序云：「墨子著書作辯經。」孫貽讓云：「辯經、卽墨辯，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也。」倍、同背。背譌、相反也。別墨、猶言僞墨也，假墨也。俱誦墨經，而背譌不同，相謂別墨，謂相里勤之弟子與南方之墨者，均誦習墨經，然其解釋相反不同，而互斥爲僞墨也。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譬，謂以墨經中所謂「離堅白」與「合同異」之辯說相攻也。矯、同奇。件、合也。辭、猶今言命題。以矯偶不侔之辭相應，謂以奇偶不相合之命題相答也。巨子、一作鉅子，猶今言領袖。以巨子爲聖人，謂墨者尊稱其領袖爲聖人。尸、謂古代祭祀以人代充死者之神象。後世、謂繼承者。皆願爲之尸，冀得爲其後世，謂墨者皆願爲祭祀已故巨子之神象，以求得爲其繼承者。至今不決，謂墨子死後，巨子繼承之爭，至今未定也。

(五) 意則是，行則非，謂墨翟禽滑釐之用意雖是，但求人人苦行，則天下不堪也。進、王先謙云：「同競」。將使後世之墨者，必自苦以腓無肢、脛無毛相進而已矣，謂墨子之道，將使後代墨者，必以自苦相競，至於小腿後部無白肉，小腿亦無毛而已矣。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，謂墨子之道，乃亂世之上策，而治世之下策也。好、猶愛也。也、猶者也。雖然，墨子眞天下之好也，謂墨道雖爲治世之下策，然墨子眞愛天下者。枯槁、謂勞苦至死。夫、歎詞，猶乎也。將求之不得也，雖枯槁不舍也，才士也夫，謂墨子汲汲求

愛天下，雖勞苦至死亦不捨，眞有才之士乎！

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苛於人，不伎於衆，願天下之安寧，以活民命，人我之養畢足而止，以此白心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宋鉞、尹文聞其風而說之。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，接萬物以別有爲始。語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。以聊合離，以調海內，情欲寡以爲主。見侮不辱，救民之闕。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說下教，強聒而不舍者也。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。(一) 雖然，其爲人太多，其自爲太少。曰：「情欲固寡，五升之飯足矣。先生恐不得飽，弟子雖飢，不忘天下，日夜不休。」曰：「我得活哉，圖做乎救世之士哉！」曰：「君子不爲苛察，不以身假物。」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。以禁攻寢兵爲外，以情欲寡淺爲內。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適至是而止。(二)

校釋

(一) 不累於俗，謂不爲世俗之累也。不飾於物，猶言「不以物爲飾」，謂不靡費財物也。苛字、原作苟，茲依章炳麟考證改正。不苛於人，謂對人不苛求也。不伎於衆，謂對衆不忌刻也。白心、謂表白心願。以此白心，謂以不累於俗，不飾於物，不苛於人，不伎於衆，而求天下安寧，人民幸福，人與我皆能養生爲志願也。宋鉞、卽逍遙篇之宋榮子，亦卽孟子所言之宋牼，與孟子同時。荀子非十二子篇，以墨翟、宋鉞合論，故梁啓超謂「宋鉞爲墨學支派，而從心理立論」。(見

梁著天下篇釋義）尹文、齊宣王時人，著有尹文子一篇，漢書藝文志列入名家，今存尹文子乃偽書。說、同悅。華山、陸德明云：「華山上下均平，作冠象之，表已心均平也。」宥、同囿。別宥、與呂覽之去宥及荀子之解蔽同義。接萬物以別宥為始，謂應接萬物首須解除偏蔽也。語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，謂心之能容，即為心之德也。肫、郭嵩燾云：「當依闕誤引作聊，熟也。」崔諤云：「聊、和也。」以聊合驩，謂和平處世也。以調海內，謂協調天下也。情欲寡、原作請欲置，茲依梁啓超考證改正。寡字下原衍之字，茲依古鈔卷子本刪。情慾寡以為主，謂以人情之欲求不多為主旨也。見侮不辱，救民之鬪，謂宋子主張被人欺侮而不認為恥辱，以消弭人民之鬪爭也。禁攻寢兵，救世之戰，謂宋子主張非攻息兵，以消弭世界之戰爭也。以此周行天下，上說下教，謂以「見侮不辱」與「禁攻寢兵」之說，遊說各國君臣也。雖天下不取，強聒而不舍者也，謂各國君臣雖不聽其遊說，而宋子猶勉強進言不止也。上下見厭而強見也，謂各國君臣雖不願多接見，而宋子亦勉強求見也。

(二)其為人太多，其自為太少，謂宋子太為人而少自為也。曰，宋子曰，下兩曰字同。情欲固寡，原作請欲固置，茲依梁啓超考證改正。曰，情欲固寡，五升之飯足矣，謂宋子曰，人情之欲求本來不多，有五升之飯足以飽腹矣。先生，高亨云：「古稱年老為先生

，年幼者為弟子。」先生恐不得飽，弟子雖飢，不忘天下，謂年老者恐不得飽，年幼者雖飢，亦不忘天下也。圖，猶求也。做乎，猶言勝於也。曰，我得活哉，圖做乎救世之士哉，謂宋子曰，我得救活天下，以求勝於一般救世之士也。君子不為苛察，謂君子貴明大體，不察苛細也。不以身假物，謂君子貴自盡其力，而不借力於人也。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，謂明察苛細之事，而無益於天下，則不如不明察也。以禁攻寢兵為外，以情欲寡淺為內，謂宋子外以非攻息兵之說救世，內以情欲寡淺之說治心也。其小大精粗，其行適至是而止，謂宋子之一切行為，皆不過以非攻息兵之說救世，以情欲寡淺之說治心而已。

公而不黨，易而無私。決然無主，趨物而不兩。不顧於慮，不謀於智。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彭蒙、田駢、慎到聞其風而說之。齊萬物以為首，曰：「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，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，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。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。故曰：選則不偏，教則不至，道則無遺者矣。」(一)是故慎到棄智去己，而緣不得已，泠汰於物以為道理。曰：智不智，將薄智而復鄰傷之也，謾骸無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賢也。縱脫無行，而非天下之大聖。推、拍、輓、斷，與物宛轉。舍是與非，苟可以免。不師智慮，不知前後，塊然而已矣。推而後行，曳而後往。若飄風之還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隧，全而無非，動靜無過，未嘗有罪。是何

故？夫無知之物，無建己之患，無用智之累，動靜不離於理，是以終身無譽。故曰：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，無用聖賢。夫塊不失道。豪傑相與笑之，曰：「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適得怪焉。」(二)田駢亦然，學於彭蒙，得不教焉。彭蒙之師曰：「古之道人，至於莫之是、莫之非而已矣。其風竄然，惡可而言？」常人莫之非而己矣。其風竄然，惡可而言？「常反人，不見觀，而不免於舛斷。其所謂道非道，而所言之蘊不免於非。彭蒙、田駢、慎到不知道。雖然，概乎皆嘗有聞者也。」(三)

## 校釋

(一)公而不黨，易而無私，謂公正而不偏黨，平易而無私心也。決，絕也。趣，同趨。趨物，猶言隨物。兩、二也，猶言違也。決然無主，趨物而不兩，謂中心絕無所主，隨物進退而不違也。不顧於慮，不謀於智，謂不用智慮也。於物無擇，與之俱往，謂對物無所選擇，而與物和光同塵也。彭蒙、田駢、慎到三人，均為戰國時道家。田駢、慎到均有道家著作，詳見漢書藝文志，已佚。說，同悅。首，奚侗云：「借作道。」齊萬物以為首，謂以齊萬物為道也。辯同辨，分辨也。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，謂大道能統攝萬物而不能分辨萬物也。知萬物皆有所可，有所不可，謂從萬物之功用觀察，則知萬物皆有所宜，亦有所不宜，而不能無所不宜也。選則不偏，謂選取一物以為宜，則不能偏用也。教則不至，謂教導一理以為是，則不能盡合也。道則無遺，謂大道包含萬物而無所遺

漏也。

(二)棄智，原作棄知，茲依釋文音讀改，以便讀。棄智去己，謂捨棄智巧，除去己見也。而緣不得已，謂由於不得不然也。泠汰，郭注云：「猶聽放也。」泠汰於物以為道理，謂以任物自然為道理也。智不智，原作知不知。薄知，原作薄智。此三字，均依陶鴻慶說，照音讀改。薄，非薄也，猶言棄也。復字，原作後，茲依孫貽讓說改正。鄰字，宜從陶鴻慶說讀為隣。智不智，將薄智而復鄰傷之，謂自以為智者並不智，則將棄智而復隣傷之也。譏髀，音奚膝，髀骨不正也。譏髀無任，而笑天下之尚賢，謂殘廢無能而譏笑尚賢也。縱脫無行，而非天下之大聖，謂放肆無品而非毀大聖也。椎拍輒斷，陸德明云：「王云，皆刑載者所用。」章炳麟云：「輒，借為刃，輒也。」椎拍輒斷，與物宛轉，謂對於椎、拍、刃、斷之刑罰，亦忍受而聽其自然也。舍是與非，苟可以免，謂不講是非，以求苟免於禍也。智慮，原作知慮，茲依讀音改。塊字，原作魏，誤，茲依下文「塊不失道」改。塊然，無知無識貌。不師智慮，不知前後，塊然而已矣，謂不用智慮，不辨前後，宛如無知無識之土塊而已。曳，拖也。推而後行，曳而後往，謂行動皆由於他人推或拖，而非自動也。墜，馬敘倫云：「借為回，轉也。」按還、旋、墜三字，均謂回轉也。若飄風之還，若羽之旋，若磨石之墜，全而非非，動靜無過，未嘗有罪，

謂行動如飄風、落羽或磨石之回轉，皆順其自然而非罪過也。是、此也。是何故，謂飄風落羽與磨石何以無過也。無知之物，謂飄風落羽與磨石等皆為無知無識之物也。無建己之患。無用智之累，謂無自立己見之患，亦無自用智巧之累也。譽，高亨云：「疑借為殛，說文，殛，敗也。」動靜不離於理，是以終身無譽，謂無知之物，動靜皆順於自然之理，所以終身無敗也。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，無用聖賢，謂人能學如無知無識之物即可，無須聖賢也。塊，土塊也。塊不失道，謂土塊雖無知無識，亦有道在其中也。生人，猶今言活人。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適得怪焉，謂慎到所謂道，非有知活人之道，而為無知死人之理，不過一種怪論而已。

(三)田駢亦然，謂田駢之道，亦與慎到相同也。學於彭蒙，得不教焉，謂田駢從彭蒙學得不言之教也。古之道人，至於莫之是，莫之非而已矣，謂古代修道之人，修至無人譽之，亦無人毀之而止也。窾，音洫，疑與寂通。其風窾然，惡可而言，謂道人之氣象，寂然無聲，何須以言也。常反人，不見觀，而不免於駢斷，謂道人常與人相反，而無所表現，猶不免於刑罰之禍患也。躄、是也。所言之躄而不免於非，謂田駢彭蒙所謂是而不免於非也。雖然，概乎皆嘗有聞者也，謂彭蒙、田駢、慎到雖不免於非，然皆曾略有所聞也。

以本為精，以物為粗，以有積為不足，淡然而獨與神明居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關尹、老聃聞其風而說之。建之以常無有，主之以太一。以濡弱謙下為表，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。關尹曰：「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。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。苟乎若亡，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。未嘗先人，而常隨人。」(一)老聃曰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」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。曰，受天下之垢。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。無藏也故有餘，歸然而有餘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費，無為也而笑巧。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，曰，苟免於咎。以深為根，以約為紀，曰，堅則毀矣，銳則挫矣。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。關尹、老聃乎，古之博大真人哉！(二)

校釋

(一)以本為精，以物為粗，謂以宇宙無形之道為精，以萬物有形之象為粗也。以有積為不足，謂求積財，則永感不足也。淡然而獨與神明居，謂淡泊無求，獨保精神靈明也。是、此也，指上文以本為精以下四句。關尹、關吏，名喜。漢書藝文志，有道家關尹子九篇，已佚。老聃，姓李，名耳，為道家之祖。戰國學者闡述老子之學，著有道德經五千言，今存。說，同悅。常、謂永恒。無有，謂道。建之以常無有，謂以永恒之道(常道)建立宇宙原理也。一、謂道。太一，謂原始之道。主之以太一，謂以原始之道為立說之主旨也。以濡弱謙下為表，謂待人以忍弱謙下

為禮也。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，謂接物以虛心任物自然為心也。在己無居，形物自著，謂不執己見，任物自然也。其動若水，其靜若鏡，其應若響，謂道人之氣象，動則如水之流，靜則如鏡之明，應則如響之急也。芴、音忽，恍惚也。亡、同無。寂、寂寥也。清、太清也，大虛也。芴乎若亡，寂乎若清，謂大道恍兮惚兮如無有，寂兮寥兮如太清也。同焉者和，得焉者失，謂與人同則和，求得於人則失也。未嘗先人而常隨人，謂與世相接，未曾先人而唱，而常隨人而和也。

(二)雄、謂剛強。雌、謂柔弱。谿、猶言容受。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，乃引今老子二十八章語，謂以柔克剛而容受一切也。白、謂顯赫。守其辱，謂忍辱。谷、亦猶言容受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，乃節引今老子二十八章語，謂對顯赫者，則忍辱而容受一切也。人皆取先，己獨取後，謂凡人皆求先人，而老子則主張「不敢為天下先」，而常隨人也。受天下之垢，今老子作受國之垢，謂忍受一切垢辱也。人皆取實，己獨取虛，謂凡人皆求積財，而老子則獨求不積財也，無藏也，故有餘，靡然而有餘，謂不求積財，則精神高尚而感有餘，不感不足也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費，謂立身行事，安詳而樸素也。無為也而笑巧，謂順物自然，而非笑智巧也。福、嚴復云：「備也」。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，謂人皆求備，而老子獨委曲求全也。曰、苟免於咎，謂委曲求全者，不過

苟免罪責而已。以深為根，本於老子「治人事天莫若畜，是謂深根之道」，謂治人事天以畜為根本也。以約為紀，謂以儉約為法則也。堅則毀矣，本老子「堅強者死之徒」之意。銳則挫矣，本老子「揣（同捶）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」之意。常寬容於物，不削於人，可謂至極，謂常容物而不犯人，可謂至於極地也。關尹、老聃乎，古之博大真人哉，謂關尹老聃為古之博大真人也。真人、為道家聖人之稱。

芴漠無形，變化無常。死歟，生歟，天地並歟，神明往歟！芒乎何之？忽乎何適？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。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，莊周聞其風而悅之。以謬悠之說，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，時恣縱而不儻，不以觴見之也。以天下為沉濁，不可與莊語。以卮言為曼衍，以重言為真，以寓言為廣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。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(一)其書雖瓌璋，而連犴無傷也。其辭雖參差，而傲詭可觀。彼其充實，不可以已。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外生死、無終始者為友。其於本也，弘大而闢，深因而肆。其於宗也，可謂調適而上遂矣。雖然，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，其理不竭，其來不竭，芒乎、昧乎，未之盡者。(二)

校釋

(一)芴、同惚，恍惚也。漠、謂杳冥。芴漠無形，謂道之本體，恍惚杳冥而無形也。此句本於老子二十一章，「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：：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

精。」變化無常，謂物之現象，千變萬化而無常也。歟原作與，茲依讀音改。死歟，生歟，天地並歟，神明往歟，謂死生皆與天地並存，與神明同在也。芒、同茫。忽、同惚。芒乎何之，忽乎何適，謂茫然不知所之，恍惚不知所往也。萬物畢羅，莫足以歸，謂心包萬物，而不執着於一物也。謬、王闈運云：「讀為寥，遠也。」謬悠、寥遠也。荒唐、謂空虛無實。無端崖、謂廣大無邊。儻、同讜，直言也。時恣縱而不讜，謂時常廣譬博喻而不直言也。觴、多角之獸角，能觸人。不以觴見之，謂語不傷人也。以天下為沉濁，不可與莊語，謂以世俗污濁不堪，難與正言也。卮、酒器。卮言、謂酒後隨意雜談。曼、同漫。重言、謂世所尊重之言，即先哲之言。以重言為真，謂以先哲之言為真理也。寓言、謂假託故事之言。以寓言為廣，謂以假託故事之言廣譬博喻也。莊子書中之寓言及卮言，皆非莊語也。敖、同傲。倪、同睨，視也。傲倪、猶言輕視也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傲倪於萬物，謂莊子之精神，體合天地之廣大，而不為萬物所輕視也。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，謂不問世俗之是非，以求和光同塵也。

(二)瓌璋、釋文云：「奇特也。」連犴、釋文李云：「宛轉也。」參差、謂文辭有寓言、重言與卮言，參差不齊也。諛、音叙。宣穎云：「諛詭，即滑稽。」彼其充實，不可以已，謂莊子之道充實而不可盡也。造物者、謂



道。外，猶忘也。無，亦猶忘也。終始，謂年月之終始。上與造物者遊，下與外生死、無終始者爲友，謂上與道同遊，下與忘生死、忘年月之得道者爲友也。本，謂道。其於本也，宏大而闢，深閔而肆，謂莊子所言之道，非常博大精深也。宗，亦謂道。其於宗也，可謂調適而上遂矣，謂莊子所行之道和諧而上達也。應於化，謂順應變化。解於物，謂解脫物累。其理不竭，謂順應變化以解脫物累之道理無窮盡也。蛻、同脫，猶言絕也。其來不蛻，謂變化之來，繼續不絕也。芒、同茫。芒乎、昧乎，未之盡者，謂變化在茫昧不可知之將來，亦永無窮盡也。

按老子言道不言化，而莊子則兼言道與化，故理論較爲圓滿。又老子應世，主張和光同塵，不敢爲天下先。莊子雖主張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，又主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傲睨於萬物，則其精神視老子超脫遠矣。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其道舛駁，其言也不中。廝物之意，曰：「至大無外，謂之大一；至小無內，謂之小一。無厚、不可積也，其大千里。天與地卑，山與澤平。日方中方昃，物方生方死。大同而與小同異，此之謂小同異；萬物畢同畢異，此之謂大同異。南方無窮而有窮。今日適越而昔來。連環可解也。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、越之南是也。汜愛萬物，天地一體也。」(一)惠施以此爲方，觀於天下而曉辯者，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。卵有毛。雞三足。郢有天下。犬可以爲羊。馬有卵。丁子有尾。火不熱。山有口。輪

不輟地。目不見。指不至，物不絕。龜長於蛇。矩不方。規不可以爲圓。鑿不圍柄。飛鳥之景，未嘗動也。鏃矢之疾，而有不行不止之時。狗非犬。黃馬驪牛三。白狗黑。狐駒未嘗有母。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絕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，終身無窮。桓團、公孫龍辯者之徒，飾人之心，易人之心，能勝人之心，不能服人之心，辯者之囿也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，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，此其抵也。然惠施之口談，自以爲最賢。(二)曰：「天地其壯乎！施存雄而無術。」南方有倚人，曰黃繚，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、風雨雷霆之故。惠施不辭而應，不慮而對，徧爲萬物說。說而不休，多而無已。猶以爲寡，益之以怪。以反人爲實，而欲以勝人爲名，是以與衆不適也。弱於德，強於物，其塗隕矣。由天地之道，觀惠施之能，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，其於物也何庸？夫充一尚可，曰愈貴道幾矣。惠施不能以此自寧，散於萬物而不厭，卒以善辯爲名。惜乎，惠施之才，駘蕩而不得，逐萬物而不反，是窮響以聲，形與影競走也，悲夫！(三)

#### 校釋

(一)按自惠施多方以下，乃評述名家惠施公孫龍之辯說。或云原別爲一篇，而在郭象前已混入本篇之末。然其評惠施駘蕩而不得，逐萬物而不反，則仍本於莊子之旨趣也。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，謂惠施博學，有書甚多也。其道舛駁，其言也不中，謂惠施之道駁雜，而言有反乎常識之詭辯也。廝同歷。歷物之意，謂徧說萬物之大意。曰、謂也，猶言如

下。(1)至大無外，至小無內，謂從大道觀察，始有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之絕對大小，常識所見大而有外，小而有內之相對大小，則相去無幾也。(2)無厚不可積也，其大千里，從大處看，極薄之物雖不可有體積，但可有面積至千里之大也。(3)天與地卑，山與澤平，謂從近處看，則天高地卑，山高澤低，但從遠處看，則天比地卑，山比澤低也。(4)日方中方昃，物方生方死，謂日之運行不息，方中而方斜，物之變化無常，方生而方死也。(5)大同而與小同異，此之謂小同異，萬物畢同畢異，此之謂大同異，謂辨別物類之小同小異，不如統觀萬物之大同大異也。(6)南方無窮而有窮，謂地球之運轉不息，則方所之邊際不能定也。(7)今日適越而昔來，謂時不可止，則時之今昔不能定也。(8)連環可解，謂環由連而成，亦可由解而毀，不能常也。(9)我知天下之中央，燕之北、越之南是也，謂方所無定，則處處可視爲天下之中央也。(10)汜愛萬物，天地一體也，謂萬物之大小、高低、同異、成毀、方所及時間，既皆不可分辨，則不如視天地爲一體，而汜愛萬物也。由前九條之論據，得天地一體之結論，惠施與莊子大略相同。但惠施主張汜愛萬物，而歸於有言有辯。莊子主張順物自然，而歸於無言無辯，則大異趣也。

(二)方字、原作大，茲依嚴靈峯說改。惠施以此爲方，謂惠施以上文之十條爲方術也。觀、宣示也。辯者，卽名家。觀於天下而曉喻辯



者，謂惠施以此方術宣示天下而明告名家也。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，謂名家樂於以此類方術相辯也。當時名家爭辯之論題，約有二十一事，如下：(1)卵有毛，謂卵生雞而有毛，故可說卵有毛也。(2)雞三足，謂雞足一，數足二，二而一故三，詳見公孫龍子通變論。(3)郢有天下，謂處處可有天下，則郢亦可有天下也。郢、春秋時代楚國京都名，即今湖北江陵。(4)犬可以爲羊，謂犬可用爲羊也。(5)馬有卵，謂馬雖爲胎生，然在受胎時亦有卵子也。(6)丁子有尾，謂蝦蟆幼時有尾也。(7)火不熱，謂火之名詞不熱也。(8)山有口，原作山出口，茲依司馬注改，謂山有回音，猶人有口也。(9)輪不輾地，謂全輪不能同時輾地也。(10)目不見，謂只有目而無光無神則不見也。(11)指不至，物不絕。物字、原作至，茲依馬敘倫說，據列子改。指不至，謂以名指物，則名不能盡物之實也。物不絕，謂物變化無常，繼續不絕也。(12)龜長於蛇，謂龜壽長於蛇也。(13)矩不方，規不可以爲圓，謂矩之本身不方，規之本身不圓也。(14)鑿不圍柄，謂以柄木入圓孔，非以圓孔圍柄木也。(15)飛鳥之景，未嘗動也，謂有光則影現，無光則影滅，故鳥雖飛，而影未曾動也。(16)鏃矢之疾，而有不行不止之時。鏃、音簇，利也，疾、同急。此句謂急飛之利矢，在想像之行程中，亦有非行非止之瞬時也。(17)狗非犬，謂小者爲狗，大者爲犬，故可說狗非犬也。(18)黃馬驪牛三，謂單言黃馬一，驪

牛一，則合言黃馬驪牛三也。(19)白狗黑，謂白毛之狗有黑目，故可說白狗黑也。(20)孤駒未嘗有母，謂駒生而母已死，故可說孤駒未嘗有母也。(21)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萬世不絕，謂從數理上推論，每日取一尺之木而二分之二，則永可二分之二而不絕也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，終身無窮，謂桓團公孫龍等名家以此二十一事與惠施相辯，而終身不盡也。改人之口也。囿、猶蔽也。辯者之囿，謂名家之蔽，在能以口勝人，而不能使人心服也。日、猶言常也。特、但也。怪、怪說，猶言詭辯也。抵、根抵，猶言大要也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，特與天下辯者爲怪，此其抵也，謂惠施常以其知與人对辯，但與天下名家爲怪說，此其大要也。然惠施之口談，自以爲最賢，謂惠施自以口談爲最賢，則未必合於大道也。

按上文二十一事，或分爲「合同異」與「離堅白」兩組，而以卵有毛，郢有天下，犬可以爲羊，馬有卵，丁子有尾，山有口，龜長於蛇，白狗黑等八事，屬於合同異組，惠施主之。其餘十三事，則屬於離堅白組，公孫龍主之。合同異，乃合異以爲同而立論，超乎常識，故荀子譏其以實亂名。離堅白，乃分離相關之概念或名詞而立論，反於常識，故荀子譏其以名亂實。(詳見荀子正名篇)

(三)曰、更端之詞。天地其壯乎，施存雄而無術，謂天地之理甚大，惠施欲保雄名而無術也

。倚人、讀爲奇人，謂與衆不同之人。黃綵、人名。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，風雨雷霆之故，謂黃綵問天文之理與氣象之變也。惠施不辭而應，不慮而對，徧爲萬物說，謂惠施辯才無礙，不謙辭，不思索，即能應對如流，而徧說萬物之理也。猶以爲寡，益之以怪，謂惠施之萬物說，雖已甚多，猶自以爲寡，而益以怪說也。以反人爲實，而欲以勝人爲名，是以與衆不適也，謂惠施以反乎人心之詭辯，而求勝人之名，所以與衆不合也。弱於德，謂內心無所得於大道也。強於物，謂務外而求以詭辯勝人也。塗、同途。陳、王闔運云：「曲也」。其途陳矣，謂詭辯非通達之途徑也。由天地之道，觀惠施之能，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，其於物也何庸，謂從大道觀察惠施之詭辯，殆如一蚤一蠱之勞者，究有何用也。夫，猶彼也。一、謂道。曰，自爲問答之詞，猶言則也。夫充一尙可，曰愈貴道幾矣，謂彼尙可擴充爲道，則愈貴道愈近於道矣。惠施不能以此自寧，謂惠施不能以道自安也。散於萬物而不厭，謂徧爲萬物說而不休也。卒以善辯爲名，謂終以善辯成名也。駘蕩而不得，謂辯論恣肆而無所得於大道也。逐萬物而不反，謂心逐外物而不返於大道也。是、此也，指惠施而言。是窮響以聲，形與影競走也，悲夫。謂惠施之辯，乃以聲追響，以形與影競走，而無由得道，可悲也乎！